

代际融合视域下老幼共学空间的社会建构路径

高嘉潞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31日

摘要

在深度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背景下, 代际隔阂与社会隔离问题日益突出。老幼共学空间作为一种将老年人与儿童置于同一场域进行日常互动的空间形态, 正成为缓解代际疏离的创新实践。本研究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出发, 将老幼共学空间视为社会关系动态生产的场域, 提出其社会建构包含三重相互嵌套的路径。一是物理空间的互嵌式改造, 包括设置共享活动区、代际协作角以及进行适老适幼的双向设计。二是制度空间的规则化设计, 涵盖固定共学时段、角色轮换机制以及安全与责任边界的明确约定。三是心理空间的认同型培育, 涉及破除年龄刻板印象、建立共同身份标识以及形成持续的情感纽带。真正具有生命力的老幼共学空间不是自上而下的设施配置, 而是在社会互动中生长出来的关系网络。当三重路径协同发力时, 空间便从物理共存走向功能共生, 成为老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积累与互助养老的创新载体。

关键词

代际融合, 老幼共学, 空间社会建构, 社会整合

Social Construction Pathways of Intergenerational Learning Spa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Jialu Gao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May 7, 2026; accepted: August 21, 2026; published: August 31,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eep aging and low birth rates, issues of intergenerational gap and social isol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hared learning space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s a spatial form that facilitates daily interactions between older adults and children in the same setting, is emerging as an innovative practice to alleviate intergenerational estran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this study regards the shared learning space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as a field where social relations are dynamically produced, and proposes that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involves three mutually embedded pathways. The first is the inter-embedded transformation of physical space,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hared activity areas,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on corners, and dual design for elderly and child-friendliness. The second is the rule-based design of institutional space, covering fixed shared time slots, role rotation mechanisms, and clear agreements on safety and responsibility boundaries. The third is the identity cultivation of psychological space, involving breaking age stereotypes, establishing shared identity markers, and forming sustained emotional bonds. A truly vibrant shared learning space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is not a top-down facility configuration, but a relational network that grows out of social interactions. When the three pathways work synergistically, the space moves from physical co-existence to functional symbiosis, becoming an innovative carrier for soci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mutual aid for elderly care in the context of an aging society.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Shared Learning for the Elderly and Children, Spatial Social Construction, Social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问题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达 2.64 亿,占总人口的 18.7%,而 0 至 14 岁少儿人口降至 17.95% [1]。“一老一小”人口结构的此消彼长,叠加大规模城市化带来的跨代际居住分离,核心家庭取代联合家庭成为主流居住形态,使得传统代际共处、含饴弄孙的自然图景逐渐瓦解。这种物理距离的拉大,带来的不仅是照护功能的转移,更是代际日常互动机会的系统性减少。

代际分离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对于老年人而言,社会角色从生产者 and 抚育者转向被照护者,社交圈层急剧收缩,面临较高的社会隔离风险。研究显示,截至 2022 年,我国老年人口中空巢老人占比已超过 50%,长期缺乏家庭陪伴与照护,亦可能加深老年人的孤独感,因此老年人降低了“子女养老”的可行性与意愿[2]。对于儿童而言,与祖辈的疏离减少了其接受生活智慧、传统价值观和情感支持的机会,代际间的刻板印象与误解也在这种缺乏日常接触的环境中悄然积累,“老人就是落后、固执”与“小孩就是吵闹、不懂事”的互视偏见,进一步割裂了本应互补共生的两代人。

面对代际分离的困境,国内外均出现了以“代际融合”为目标的创新实践。德国“多代屋”项目将幼儿园、老年活动站、居民自助空间整合在同一建筑内,通过开放式的空间布局和弹性化的活动安排,促进不同年龄群体的自发互动。新加坡的“海军部村庄”项目则将养老公寓、托儿所、医疗中心和社区广场垂直叠加,被公认为代际融合型社区的典范。近年来,中国也涌现出一批实验性的老幼共学空间,北京、上海、成都等地出现了“老幼同园”“代际学习中心”“隔代教育工坊”等实践形态[3]。

然而,现有的实践大多停留在时间错峰使用,真正实现“共时、共场、互动”的深度融合空间仍属少数。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有的老幼共处空间能够成为代际互动场所,而另一些则难以形

成持续互动。

1.2. 概念界定

在对这一问题展开分析之前，有必要对核心概念进行清晰界定。

“代际融合”指的是不同年龄群体，尤其是老年人与儿童之间，通过持续的接触、共享活动和互惠互助，形成社会联结与情感纽带的过程。与简单的“代际接触”相比，融合强调关系的持续性、平等性和互惠性，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在日常互动中彼此受益、相互塑造。

“老幼共学空间”则是实现代际融合的特定空间形态。这里的“共学”不是指儿童上课、老人教课的传统教育模式，而是指在同一物理场域中，老年人和儿童可以自发地或半自发地进行观察、交谈、合作、游戏以及简单的一起活动[4]。该空间的核心特征有三：一是空间上的共时在场，即老年人与儿童同时在空间内活动，而非错时使用；二是活动上的开放可达，即空间内设有供双方共同使用的区域、设施或活动项目；三是关系上的低门槛互动，即不需要预先报名或正式的组织仪式，只需要走进空间就能够自然触发代际互动。

值得注意的是，老幼共学空间不同于老年大学或幼儿园，它的目标不是传递系统知识，而是提供代际接触的条件和氛围。它可以是社区活动中心里的一个角落，可以是养老机构中的一层儿童游乐区，也可以是学校围墙之外的一片共享绿地。

2. 老幼共学空间的现实困境

尽管老幼共学空间在理念上备受推崇，但在中国当前的实践中却面临多重深层困境，这些困境相互交织，制约着其从“试点”走向“常态化”。

2.1. 观念层面的认知错位

许多社区和家庭仍然将老人和儿童的需求对立起来。在固有思维中，老年人活动中心被视为“安静、慢节奏、养生”的场所，儿童活动区则被定义为“吵闹、运动、游戏”的空间[5]。这种二元对立的认知使得“老幼能否共处一室”本身就成了争议话题。部分社区管理者担心“小孩撞倒老人”“老人发脾气吓到孩子”，宁愿各自隔离以求平安。同时，不少老年人自身也缺乏与儿童互动的意愿，认为“带了一辈子孩子，退休了不想再操这份心”。观念上的阻力往往比硬件改造更难突破，因为硬件可以一次性投入改造，而观念的转变需要长期的文化浸润。

2.2. 制度层面的责任真空

老幼共学空间横跨养老服务和托育服务两个领域，但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两者分属不同部门管辖——养老服务归民政部门，托育服务归卫健部门或教育部门。跨部门的协调成本高、权责边界模糊，导致老幼共学空间在资质审批、资金申请、监管标准等方面经常陷入“两不管”的尴尬境地[5]。例如，一个同时接收老人和儿童的空间，到底应该按照养老机构的标准配备急救设备，还是按照托育机构的标准配置防撞设施？消防通道的要求应以哪类人群为主？工作人员需要具备哪些资质？这些实操层面的模糊地带让许多有意尝试的社区望而却步。

2.3. 专业人才的严重匮乏

老幼共学空间需要同时具备老年服务知识和儿童发展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而目前无论是养老服务专业还是学前教育专业，都极少有针对代际互动的系统性培训。社工往往只会做老年小组工作，不会应对幼儿的行为情绪；幼师则缺乏对老年生理心理特点的了解。这种专业能力的单边性，使得许多空间的活动

设计要么偏向老人，如书法课、养生讲座，要么偏向儿童，如绘本阅读、积木搭建，难以组织起真正让两代人都感到被吸引的融合性活动。没有合格的专业人才，再好的空间设计也无法转化为高质量的代际互动。

2.4. 评估标准的缺位

什么样的老幼共学空间算得上是“成功”的？是参与人数多，还是互动频次高？是老人满意度好，还是儿童发展指标提升？目前各方缺乏共识性的评估框架。没有评估，就无法比较不同模式的优劣，也就难以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这使得大量实践停留在“各显神通”的初级阶段，难以沉淀为制度化的解决方案。评估标准的缺位还导致资源分配的盲目性——政府和基金会难以判断哪些项目值得持续投入，哪些项目应该及时止损。

3. 老幼共学空间社会建构的核心价值

老幼共学空间的社会建构并非仅仅是为了“让老人和孩子待在一起”，它具有多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明确这些价值，有助于增强各方推动这一事业的动力和共识。

3.1. 对老年人的价值：从被照护者到价值贡献者

老幼共学空间为老年人提供了重新确立社会角色的机会。在传统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往往被视为需要被照顾的对象，其主动性、创造性和社会价值容易被忽视。而在老幼共学空间中，老年人可以成为故事的讲述者、技能的传授者、游戏的陪伴者，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变为主动贡献价值[6]。这种角色转换带来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研究表明，参与代际互动的老年人，其抑郁症状发生率显著低于同龄对照组，生活意义感也更强。

3.2. 对儿童的价值：多元社交环境与情感发展

对于儿童而言，老幼共学空间提供了超越同龄人社交圈的多元互动环境。与老年人相处，儿童可以体验不同于父母和老师的另一种关爱方式，感受耐心、包容和非功利性的陪伴。同时，老年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智慧，也为儿童提供了独特的认知刺激和价值观启蒙。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与老年人互动最紧密，该阶段儿童视听感知较为敏感，喜爱鲜艳明快、形状分明的事物[7]。经常与老年人互动的儿童，可能会在同理心、亲社会行为和情绪调节能力方面有所发展。此外，对于缺乏祖辈陪伴的城市儿童而言，老幼共学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隔代亲”的情感缺失。

3.3. 对家庭的价值：减轻照护负担与代际支持

老幼共学空间实质上是一种“一老一小”统筹服务的创新模式。对于多代家庭而言，家长可以将老人和孩子同时送到同一空间，一次性解决两代人的照护需求，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交通成本[8]。对于社区而言，老幼共学空间减轻了分别建设老年活动中心和儿童托管点的重复投入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老幼共学空间促进了家庭内代际关系的改善——当老人和孩子在外部空间建立起积极的互动模式后，这种良性关系往往会延伸到家庭内部，形成正向循环。

3.4. 对老龄化社会的价值：从年龄隔离到代际整合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老幼共学空间是应对“年龄隔离”社会问题的制度创新。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和专业化，使得不同年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交集越来越少，老年人的社会价值被低估，儿童则被封闭在同龄人的圈层中。这种年龄隔离不仅加剧了老年人的社会边缘化，也使儿童失去了向长者学习的宝贵机会。老幼共学空间通过物理空间的重新组织和制度的精心设计，让两代人重新“看见”彼此、“听见”

彼此，从而在根本上挑战了“年老即无用”的年龄歧视文化。它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可操作的社会整合路径，是积极老龄化理念在社区层面的具体落地。

4. 老幼共学空间的三重社会建构路径

老幼共学空间作为破解养老与托育双重难题、促进代际融合的重要载体，其社会建构并非单一维度的建设过程，而是涵盖物理、制度、心理三个层面的系统性工程。物理空间的改造为代际互动提供基础载体，制度空间的设计为互动实践提供规则支撑，心理空间的培育为空间可持续发展注入情感内核，三者层层递进、相互支撑，共同构成老幼共学空间社会建构的完整路径，推动空间从“物理共存”向“情感共生”转型，实现老幼群体的双向赋能与社区凝聚力的提升。

4.1. 物理空间的互嵌式改造

物理空间是社会建构的首要载体。传统的老幼分离式设计遵循分置独立的布局逻辑，老年人活动室与儿童游戏室分置两端，甚至在不同楼层，以规避声音干扰和安全隐患[9]。这种设计虽然便于管理，却从根本上取消了偶遇和自发互动的机会。互嵌式改造的核心就是打破这种二元隔离，在空间层面创造“不得不相遇”的条件。

共享核心区是互嵌式改造的第一项内容。设计一个面积足够、视线通透、功能多元的核心共享区，既是老年人和儿童各自活动路径的交汇节点，也是可协商使用的弹性空间。例如，新加坡海军部村庄的社区广场，既是老人晨练的场地，也是儿童放学后奔跑的游戏区，周末则变为家庭集市。广场周围设有座椅、饮水点和遮阳设施，使得不同年龄的使用者可以“平行存在”，各自做自己的事情，同时保持相互观察的可能。这种低压力、低要求的“共在”是迈向实际互动的基础[10]。

代际协作角是互嵌式改造的第二项内容。在共享区周边设置若干小型、半开放的功能角，专门设计为需要两代人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的活动。例如，种植角需要老人指导孩子播种浇水，同时孩子可以帮助老人搬运花盆；手工桌同时放置老人喜欢的剪纸材料和儿童喜欢的彩泥，并留出合作制作的位置；记忆相册角摆放社区老照片，鼓励老人向孩子讲述故事，孩子则帮助老人辨认照片中的人物。协作角的空间尺度应控制在三至五人同时使用的大小，避免因人数过多而弱化互动深度。

适老适幼双向设计是互嵌式改造的第三项内容。互嵌式改造必须同时满足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体工学需求。行之有效的做法包括：统一地面材质，采用防滑软性地胶兼顾老人行走安全和儿童爬行需求；家具采用圆角、轻质、可移动的设计，既避免碰撞伤害，也方便老人自行调整布局；照明采用柔和均匀的光源，避免眩光且不产生暗角；标识系统融合图形与文字，高度设置在老人坐姿和儿童站姿均可平视的位置。这些设计表面上是物质层面的细节，实则传递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信息：这个空间是“我们的”，不是“你们的”或“他们的”。

4.2. 制度空间的规则化设计

物理空间的互嵌式改造创造了互动的可能性，但可能性能否转化为常态化实践，还需要一套清晰的制度规则。这种规则不是政府自上而下的刚性管控，而是由空间管理方、使用者共同参与、协商形成的“软性契约”。

时间制度的弹性化是第一项制度设计。许多老幼共学空间在实践中采用“固定与弹性结合”的时间安排。固定时段如每天下午三点半到五点为代际自由活动的时间，此时段内社工或志愿者在场但不主导，鼓励老人和儿童自行寻找互动机会；弹性安排则允许老人和儿童在任何开放时段进入共享区自由活动。一些空间还设有代际签到本，老人和孩子可以在上面写下希望一起玩的时间或活动建议，形成了自组织

的日程表。

角色轮换机制是第二项制度设计。为了避免老幼互动陷入“老人永远是教导者、儿童永远是学习者”的单向权力关系，制度设计中引入了角色轮换机制。例如，每周三下午是“小老师时间”，由儿童教老人使用手机拍照功能或简单的手工折纸；每周五上午是“老故事时间”，由老人给孩子讲传统节日习俗或社区历史。这种轮换不是刻意表演，而是嵌在每周固定活动流程中的常规环节。轮换的效果是双向的：儿童感受到自己的技能被尊重，老人则体验到被需要的价值感，从而形成更平等的互惠型代际关系。

安全与责任边界的清晰约定是第三项制度设计。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安全问题是老幼共学空间最容易被质疑的环节。成功的实践普遍采取了“清晰边界加柔性管理”的策略^[11]。一方面，通过空间使用公约明确各方责任，如老人不承担儿童监护责任、儿童应在监护人可及的范围内活动；另一方面，空间内配备至少一名受过基础急救培训的常驻工作人员，但其角色不是替老人带孩子，而是作为安全的最后防线。除此之外，一些空间设立了代际互助积分制度，参与互动的老人和儿童均可获得积分，用以兑换小礼品或优先预约权利，这种轻度正向激励有效地维持了参与者的积极性。

4.3. 心理空间的认同型培育

物理空间的改造和制度规则的设计，最终要落实到使用者的心理体验层面。心理空间的认同型培育是最难量化却也最关键的一环——只有当老人和儿童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里是我的地方”和“我喜欢待在这里”，老幼共学空间才真正完成了社会建构。

破除年龄刻板印象是认同型培育的第一步。在初次接触阶段，许多老人抱有“小孩太吵、太闹”和“我带不了孩子”的退缩心态，而儿童也可能认为“老人走路慢、说话啰嗦”。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不能靠说教，而要靠精心设计的破冰经历。上海某社区空间的做法是：新成员入馆时，工作人员引导老人和孩子同时参加一个共同任务，如拼一幅大型拼图或者为社区绿植浇水。任务非常简单，但需要双方合作。完成任务后，双方通常会在笑声中交换名字，第一次正面的合作体验足以消解大部分先行偏见。

建立共同身份标识是认同型培育的第二步。心理认同的深化需要“我们是一起的”集体身份标志。这可以通过物质象征来实现，如老幼一起绘制并张贴的空间标识、共用的围裙；也可以通过仪式活动来实现，如每月一次的老幼生日会、季节庆祝会；还可以通过话语建构来实现，如空间内常用的称呼“孙辈”“爷爷”“邻居”。在德国多代屋中，每个固定参与者都有一件印有多代屋标志的T恤，老人和儿童穿着相同的服装一起参与社区花园劳动，视觉上的平等性极大地拉近了心理距离。

形成代际情感纽带是认同型培育的第三步。最持久的身份认同，源自老幼群体在长期共处与持续互动中自然缔结的情感联结。随着相处时长的积累，老年人与儿童之间会逐步萌生超越既定活动规范的自发亲近与双向牵挂，日常交往由被动参与转为主动趋近。当这种自发的情感往来成为稳定常态，老幼共学空间便不再只是人为规划、组织安排的活动场地，转而沉淀为承载彼此情感记忆、具备精神归属感的温情场域。在此阶段，运营工作人员的职能也随之转变，从前期活动主导的组织者，过渡为隐性陪伴的支持者，仅负责维系空间基本运行秩序、补给基础服务资源，不再过多干预老幼间的自主情感交流。

5. 社会建构的运行条件与支持系统

三重路径的有效运行并非真空发生，而需要嵌入特定的社会条件与支持系统之中。

5.1. 社区组织的嵌入与催化

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幼共学空间并非自发生长，而是由社区组织主动发起并持续催化。社区组织包括居委会、社工机构、社区养老驿站等，其角色包括：初期对接场地与硬件投入，召集首批种子参与者，

设计基本的制度框架，培训志愿者，并在运行初期承担冲突调解功能[12]。专职社工的常态化驻点介入，能够有效提升空间运转活力与代际交往的深度层次。社区组织需把握介入边界，在运行机制趋于成熟后适时弱化主导职能，回归辅助支撑定位，推动空间参与主体实现自主自治。

5.2. 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老幼共学空间的社会建构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老年人及其家属、儿童及其家长、空间运营方、社区志愿者、周边商户等。协同参与的关键在于找到各方的交汇利益。对老人而言，是获得社交机会和价值感；对儿童家长而言，是孩子在安全氛围中获得多样化的成长体验；对社区而言，是降低托育与养老的社会成本、增强社区凝聚力。实践中，一些空间引入了老幼共学空间理事会，由各方代表定期协商空间规则的微调、资源调配和矛盾处理，这种参与式治理机制显著提高了空间的韧性和适应性。

5.3. 政策与资源的底线保障

老幼共学空间的建设与运营需要一定的成本，包括场地租赁或改造费用、水电物业费、专职或兼职人员的薪酬、活动物资费[13]。完全靠志愿者无偿劳动和居民自发捐款的模式很难持续，因此需要公共政策提供底线保障。当前，杭州、成都等地已将老幼共学空间纳入“未来社区”建设的标配指标，通过民政、卫健、教育部门的专项资金给予一次性改造补贴和按人头的运营补贴。此外，鼓励企业通过公益基金会、社区商业联动等方式参与，也是可持续资金来源的重要补充。

5.4. 技术应用的赋能支撑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老幼共学空间的社会建构离不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撑，技术赋能已成为推动空间高质量发展、优化服务供给的核心动能，深刻重塑着空间的运营模式、服务形态与代际互动场景，与我国打造智慧健康托育服务与养老服务新业态、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养老托育服务场景中应用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比如有学者提到：社区“养老 + 育幼”照料中心以专业化的信息服务企业为依托，以手机 APP 应用等为表现形式，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利用大数据资源与互联网技术汇集社区有需求家庭的基本信息，对接相应服务信息与资源，以实现精准供需匹配[14]。这种依托大数据与互联网技术的精准赋能模式，不仅能够提升老幼共学空间的服务针对性与实效性，更能推动空间服务从“普惠型”向“精准型”转型，进一步激活代际互动的内生动力，让技术真正成为连接老幼群体、整合服务资源、促进代际融合的重要纽带，为老幼共学空间的社会建构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6.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社会建构视角分析了老幼共学空间的生成机制，得出以下核心认识。第一，老幼共学空间不是预设的物理容器，而是在日常社会互动中持续建构的产物。其社会建构的核心路径包括物理空间的互嵌式改造、制度空间的规则化设计和心理空间的认同型培育，三者相互嵌套、缺一不可。其中，物理空间的互嵌式改造创造了“共在”的条件，制度规则将偶然的接触转化为可持续的互动，而心理认同则将外部规则内化为使用者的自愿行动。只有当三重路径同时发挥作用时，老幼共学空间才能从“物理共存”真正走向“功能共生”。第二，社区组织的催化作用、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以及政策资源的底线保障，是社会建构得以启动并持续的外部条件。这些条件并不是在空间建成前一次性配置完毕的，而是在建设与运营过程中动态生成、不断调整的。第三，老幼共学空间的意义远不止于“老人不孤独、小孩有人陪”。它提供了一种对抗“年龄隔离”的社会整合机制，使老年人从被照护的客体转变为社区中有价值、有贡献的主体，这种身份重建本身便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要义。同时，它也是一种社会资本的生产

器, 信任、互惠和社交网络在不同代际之间培育、积累, 并溢出到更广泛的社区生活之中。

基金项目

2025 年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时间社会学视阈下学校课程表研究”(课题编号 2025XKT0452); 2026 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时间社会学视阈下学校课程表研究”(课题编号 26CXJH5054)。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EB/OL]. 2021-05-11.
https://www.gov.cn/guoqing/2021-05/13/content_5606149.htm, 2026-05-15.
- [2] 吴洁瑜, 陈凤, 张天越, 等. 基于“暴露水平-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的养老脆弱性评估及其对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J]. 现代预防医学, 2026, 53(7): 1318-1323+1336.
- [3] 杨斐. 代际融合视角下“老幼共托”的边疆实践研究[J]. 昭通学院学报, 2025, 47(4): 119-124.
- [4] 秦旭芳, 杨凡洁, 陈好祺, 等. 少子老龄化背景下代际共生的可能——“夹心层”群体“老幼共托”服务需求的现状研究[J].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5, 38(6): 83-91.
- [5] 谷冰莹, 于冬青. 以完整社区为载体构建代际融合养育生态[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5, 41(10): 73-81.
- [6] 胥兴春, 蒋雨竹. 老幼共融: 日本老幼共生服务模式建构经验与启示[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4, 40(8): 1-7.
- [7] 涂世可. 重庆农转非社区活动空间老幼共享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重庆大学, 2023.
- [8] 汪芮. 隔代抚育视角下老幼共生社区公共空间环境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2023.
- [9] 肖遥, 左瑞勇. “老幼搭配”代际学习中心的优势价值及实现路径[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21, 23(1): 63-66.
- [10] 张晶晶, 文静. “老幼搭配”代际学习模式和机制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19, 40(23): 74-75.
- [11] 倪佳琪, 丁炜. 基于共享营造理念的代际学习中心老幼活动空间设计[J]. 建筑与文化, 2022(12): 29-31.
- [12] 温丽敏. 老幼融合背景下既有住区户外活动空间设计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大连理工大学, 2025.
- [13] 落鑫. 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代际学习: 内涵特征、建设困境与突破进路[J]. 教师教育论坛, 2024, 37(9): 27-33+46.
- [14] 胥兴春, 李欢. 社区“养老 + 育幼”照料模式: 现实逻辑、融合机制与实现路径[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1, 37(9): 7-12.